



阿富汗向何处去



什图族人口比阿富汗还要多，这样的边界划分带来后患无穷。

再后来80年代苏联的入侵，再次给阿富汗以重创，2006年我们车队经过的路途两边，还能看到那场战争留下的废弃坦克。他们被摆放在路边仿佛是作为路标，或是纪念，或者两者皆可。

一个在千年历史上一直遭受战乱蹂躏的国家，它的国民是以怎样的心态在生活？这个问题在阿富汗其实很难讨论，因为阿富汗广阔的农村和农村居民，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都偏于保守，而首都喀布尔几百万居民，又因为占领者的更迭而与外部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同阿富汗人给出的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唯一的相同的可能是普通人脸上平静的神情，他们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2006年我们经过的喀布尔街头是男人的世界，大家神态自若，身旁是他们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一个男人用工地上用的那种手推车推着另一个男人，猜想被推的人应该是病人或者残疾人。偶尔能见到穿罩袍的妇女，基本上都带着孩子。面

对我们中国车队，他们对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奇，反而是我们的国产越野车，引得几个阿富汗人询问。

我们过夜的酒店是喀布尔的国际饭店，是当时条件最好，也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最安全的酒店。阿富汗战争期间，世界各地的记者基本上都把大本营放在这家酒店。酒店内的设施，在今天看大概相当于中国县城里比较好的酒店，大门口挂着醒目的海报提醒客人不允许携带枪支进入。

酒店建在半山，可以俯瞰喀布尔城市面貌——高高低低错落的白色房子，最高的大概六七层高，以及更加破败的土黄色房子。如今喀布尔的市容，还是有了比较大的改变，高层建筑多起来。

阿富汗的困扰不仅是外患无穷，国内民族的团结也受到特殊地形的影响，难以实现。侯杨方教授介绍，阿富汗国土由东北向西南分布着几百公里宽的新都库什山脉，给南北两边形成了天然的障碍，割裂了民族的交流沟通，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家园认同。

正如侯杨方教授所说，阿富汗

左图：2006年阿富汗城市上街景。

摄影/黄祺

右图：2021年喀布尔街景。

的中央政府很难让所有的地区的阿富汗人形成归属感，特别是北方，区域性的势力很强。我们的车队从北部进入阿富汗后得到了一位地方议员私人保安的保护，几位端着枪、身材匀称的男子坐在尼桑皮卡的货箱里开道。但走到一个山口时，几位保安说前路他们不能再去，就此告别。

中亚的十字路口，永远充满着不确定性，阿富汗人每天都在经历。

阿富汗向何处去？

我们的车队最后从白沙瓦口岸离开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车行至白沙瓦时已是深夜，记得路灯越来越亮，商铺也开始多起来，繁华的城镇慢慢显现。同行的人都在感叹：又回到了现代世界。王石当时的日志中写道：“黑夜中车队翻越凯布尔山口，进入灯火闪烁的白沙瓦。进入酒店大堂，每个人脖子被套上花环。”

我们今天看到的阿富汗破败不堪，但不能忘记它曾经是中亚文明的中心。